二

**据说“女朋友”就是“情人”的学名，说起来庄严些，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“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”，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“协议离婚”。**方鸿渐陪苏小姐在香港玩了两天，才明白女朋友和情人事实上绝然不同。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，有头脑，有身份，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，和她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。**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，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，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，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，拉得怎么长，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。**只有九龙上岸前看她害羞脸红的一刹那，心忽然软得没力量跳跃，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。他发现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，她会顽皮，会娇痴，这是他一向没想到的。

可是不知怎样，他老觉得这种小妞儿腔跟苏小姐不顶配。并非因为她年龄大了；她比鲍小姐大不了多少，并且当着心爱的男人，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。

**只能说是品格上的不相宜：譬如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，我们看着好玩儿，而小狗也追寻过去地回头跟着那短尾巴橛乱转，风趣就减少了**。那几个一路同船的学生看小方才去了鲍小姐，又换上苏小姐，对他打趣个不亦乐乎。

苏小姐做人极大方；船到上海前那五六天里，一个字没提到鲍小姐，她待人接物也温和了许多。方鸿渐并未向她谈情说爱，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她一把，也没拉过她手。可是苏小姐偶然的举动，好像和他有比求婚，订婚，新婚更深远悠久的关系。她的平淡，更使鸿渐疑惧，觉得这是爱情热烈的平稳，仿佛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，而地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。香港开船以后，他和苏小姐同在甲板上吃香港买的水果。他吃水蜜桃，耐心地撕皮，还说：“桃子为什么不生得像香蕉，剥皮多容易！或者干脆像苹果，用手帕擦一擦，就能连皮吃。”苏小姐剥几个鲜荔枝吃了，不再吃什么，愿意替他剥桃子，他无论如何不答应。桃子吃完，他手和脸都持了**幌子**，苏小姐看着他笑。他怕桃子汁弄脏了裤子，只伸小指头到袋里去勾手帕，勾了两次好容易拉出来，正在擦手，苏小姐声音含着惊怕嫌恶道：“啊呦！你的手帕怎么那么脏！真亏你——**哙**！这东西擦不得嘴，拿我的去，别推，我最不喜欢推。”

方鸿渐涨红了脸，接苏小姐的手帕，在嘴上浮着抹了抹，说：“我买了一打新手帕上船，给船上洗衣服的人丢了一半。我因为这小东西容易遗，他们洗得又慢，只好自己洗。这两天上岸玩儿没工夫洗，所有的手帕都脏了，回头洗去。你这块手帕，也让我洗了还你。”

苏小姐道：“谁要你洗？你洗也不会干净！我看你的手帕根本就没洗干净，上面的油腻斑点，怕是马塞一路来留下的纪念。不知道你怎么洗的。”说时，吃吃笑了。

等一会，两人下去。苏小姐捡一块自己的手帕给方鸿渐道：“你暂时用着，你的手帕交给我去洗。”方鸿渐慌得连忙说：“没有这个道理！”苏小姐努嘴道：“你真不爽气！这又什么大不了得?快给我。”鸿渐没法，回船舱拿了一团皱手帕出来，求饶恕似的说：“我自己会洗呀！脏的很你看了要嫌的。”苏小姐夺过来，摇头道：“你这人怎么邋遢到这个地步。你就拿这东西擦苹果吃么？”方鸿渐为这事整天惶恐不安，向苏小姐谢了又谢，反给她说“婆婆妈妈”。明天，他替苏小姐搬帆布椅子，用了些力，衬衫上迸脱了两个纽扣。苏小姐笑他“小胖子”，叫他回头把衬衫换下来交给她钉钮子。他抗议无用，苏小姐说什么就要什么，他只好服从她善意的独裁。

方鸿渐看大势不佳，起了恐慌。洗手帕，补袜子，缝纽扣，都是太太对丈夫尽的小义务。自己凭什么受这些权利呢？受了丈夫的权利当然正名定分，该是她的丈夫，否则她为什么肯尽这些义务呢？难道自己言行有可以给她误认为丈夫的地方么？想到这里，方鸿渐毛骨悚然。假使订婚戒指是落入圈套的象征，纽扣也是扣住不放的预兆。自己得留点儿神！幸而明后天就到上海，以后便没有这样接近的机会，危险可以减少。可是这一两天内，他和苏小姐在一起，不是怕袜子忽然磨穿了洞，就是担心什么地方的钮子脱了线。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；她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个洞，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。

中日关系一天坏似一天，船上无线电的报告使他们忧虑。八月九日下午，船到上海，侥幸战事并没发生。苏小姐把地址给方鸿渐，要他去玩。他满嘴答应，回老乡望了父母，一定到上海来拜访她。苏小姐的哥哥上船来接，方鸿渐躲不掉，苏小姐把他向她哥哥介绍。她哥哥把鸿渐打量一下，极客气地拉手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鸿渐心里想，糟了！糟了！这一介绍就算经她家庭代表审定批准做候补女婿了！同时奇怪她哥哥说“久仰”，准是苏小姐从前常向她家里人说起自己了，又有些高兴。他辞了苏氏兄妹去捡点行李，走不到几步，回头看见哥哥对妹妹笑，妹妹红了脸，又像喜欢，又像生气，知道在讲自己，一阵不好意思。忽然碰见他兄弟鹏图，原来上二等去找他去了。苏小姐海关有熟人，行李免查放行。方氏兄弟等着检查呢，苏小姐特来跟鸿渐拉手嘱咐“再会”。鹏图问是谁，鸿渐说姓苏。鹏图道：“唉，就是法国的博士，报上见过的。”鸿渐冷笑一声，鄙视女人们的虚荣。草草把查过的箱子理好，叫了汽车准备到周经理家去住一夜，明天回乡。鹏图在什么银行里做行员，这两天风声不好，忙着搬仓库，所以半路下车去了。鸿渐叫打个电报到家里，告诉明天搭第几班火车。鹏图觉得这钱浪费得无所谓，只打了个长度电话。

他丈人丈母见他，欢喜得了不得。他送丈人一根在锡兰买的象牙柄藤手杖，送爱打牌而信佛的丈母一只法国货女人手提袋和两张锡兰的贝叶，送他十五六岁的小舅子一支德国货自来水笔。丈母又想到死去五年的女儿，伤心落泪道：“淑英假如活着，你今天留洋博士回来，她才高兴呢！”周经理哽着嗓子说他太太老糊涂了，怎么今天快乐日子讲那些话。鸿渐脸上严肃沉郁，可是满心惭愧，因为这四年里他从未想起那位未婚妻，出洋时丈人给他做纪念的那张未婚妻大照片，也搁在箱子底，不知退了颜色没有。他想赎罪补过，反正明天搭十一点半特别快车，来得及去万国公墓一次，便说：“我原想明天一早上她的坟。”周经理夫妇对鸿渐的感想更好了。周太太领他去看今晚睡的屋子，就是淑英生前的房。梳妆桌子上并放两张照相：一张是淑英的遗容，一张是自己的博士照。方鸿渐看着发呆，觉得也陪淑英双双死了，萧条黯淡，不胜身后魂归之感。

吃晚饭时，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，安慰他说：“这不成问题。

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，北平形式凶险，你去不得。你回家两个礼拜，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，你白天去走走，晚上教教我儿子，一面找机会，好不好？你行李也不必带走，天气这样热，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。”

鸿渐真心感激，谢了丈人。丈母提起他婚事，问他有女朋友没有。他忙说没有。

丈人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有。你老太爷家教好，你做人规矩，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。”

丈母道：“鸿渐这样老实，是找不到女人的。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罢。”

丈人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他老太爷，老太太怕不会作主。咱们管不着。”

丈母道：“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，他娶媳妇，当然不能撇开我们周家。鸿渐，对不对？你将来新太太，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。我这话说在你耳里，不要有了新亲，把旧亲忘了干净！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。”

鸿渐只好苦笑道：“放心，决不会。”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：“听听！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么？亏得我不要娶你。”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：“鸿渐哥，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，你认识她么？”**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，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“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”，这小子的招风耳是什么构造，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！**他还没有回答，丈人说：“是啊！我忘了——效成，你去拿那张报来——我收到你的照相，就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了稿子去登报。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，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，不必隐瞒。”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才说的。

丈母说：“这话对。赔了这许多钱，为什么不体面一下！”

鸿渐已经羞愤得脸红了，到小舅子把报拿来，接过一看，夹耳根，连脖子，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。那张是七月初的《沪报》，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，铜版模糊，很像乩坛上拍的鬼魂照相。前面一张照新闻说，政务院参事苏鸿业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。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，说本埠（bu）商界闻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，由周君资送出洋深造，留学英国伦敦，法国巴黎，德国柏林各大学，精通政治，经济，历史，社会等科，莫不成绩优良，名列前茅，顷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，将赴各国游历考察，秋凉回国，闻各大机关争相礼聘云。**鸿渐恨不能把报一撕两半，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，看还能挤得出多少开履历用的肉麻公式**。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：“久仰”，怪不得鹏图听所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。当时还笑她俗套呢！自己这段新闻才是登极加冕的恶俗，臭气熏得读者要按住鼻子。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，自己算什么？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位的事，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。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？写信时含糊地说了学位，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，武断是个德国大学，给内行人制动啊，岂不笑歪了嘴？自己就成了骗子，从此无面目人！

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，笑对丈夫说：“你瞧鸿渐多得意，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。”

效成顽皮道：“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，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。”

方鸿渐忍不住道：“别胡说！”好容易克制自己，没把报纸掷在地上，没让羞愤在脸上，可是嗓子都沙了。

周氏夫妇看鸿渐笑容全无，脸色发白，有点奇怪，忽然彼此做个颜色，似乎了解鸿渐的心理，异口同声骂效成道：“你这孩子。大人讲话，谁要你来插嘴？

鸿渐哥今天才回来，当然想你姐姐，心上不快活。你说笑话也得有个分寸，以后不许你开口——鸿渐，我们知道你天性生得厚，小孩子胡说，不用理他。”

鸿渐脸又泛红，效成骨朵了嘴，心里怨道：“别装假！你有本领一辈子不娶老婆。我不稀罕你的笔，拿回去得了。”

方鸿渐到房睡觉的时候，发现淑英的照相不在桌上了，想是丈母怕自己对物思人，伤心失眠，特来拿走的。**下船不过六七个钟头，可是船上的一切已如隔世。上岸时的兴奋，都蒸发了，觉得懦弱，渺小，职业不容易找，恋爱不容易成就。理想中的留学回国，好像地面的水，化气升上天空，又变雨回到地面，一世的人都望着，说着。**现在万里回乡，祖国的人海里，泡沫也没起一个——不，承那王主任笔下的吹嘘，自己也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，未破时五光十色，经不起人一撅就不知去向，他靠纱窗望出去。满天的星又密又忙，它们声息全无，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。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，但见人已不羞缩，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，渐渐可烘衬夜景。小园草地里的虫子琐琐屑屑地在夜谈。**不知哪里地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，像声浪给火煮的发沸。**几星萤火优游来去，不像飞行，像在厚密地空气中漂浮，月光不到的阴黑处，**一点萤火忽明，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。**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，可是这时候见了，忽然心挤紧作痛，眼酸得要流泪。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，回国的快乐，《沪报》上的新闻和纱窗外嗡嗡蚊声一样不足介怀。鸿渐舒服地叹口气，又打个打哈欠。

方鸿渐在本县火车站下车，方老先生，鸿渐的三弟凤仪，还有七八个堂房叔伯兄弟和方老先生的朋友们，都在月台上迎接。他十分过意不去，一个个上前招呼，说：“这样热的天真对不住！”看父亲胡子又花白了好些，说：“爸爸，你何必来呢！”

方豚翁把手里的折扇给鸿渐道：“你们西装朋友是不用这老古董的，可是总比拿草帽扇好些。”又看儿子坐的是二等车，夸奖他道：“**这孩子不错！他回国船坐二等，我以为他火车一定坐头等，他还是坐二等车，不志高气满，改变本色，他已经懂做人的道理了。**”大家也附和赞美一阵。前簇后拥，出了查票口，忽然一个戴蓝眼镜穿西装的人拉住鸿渐道：“请别动！照个相。”鸿渐莫名奇妙，正要问他缘故，只听得照相机嗒嗒声，蓝眼镜放松手，原来迎面还有一个人把快镜对着自己。蓝眼镜一面掏名片说：“方博士今天回到祖国的？”拿快镜的人走来了，也掏出张名片，鸿渐一瞧，是本县两张地方日报的记者。那两位记者都说：“今天方博士舟车劳顿，明天早晨到府聆听。”便转身向方老先生恭维，陪着一路出车站。凤仪对鸿渐笑道：“大哥，你是本县的名人了。”鸿渐虽然嫌那两位记者口口声声叫“方博士”刺耳得很但看人家这样郑重地当自己是一尊人物，身心庞然膨胀，人格伟大了好些。他才知道住小地方的便宜，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，没拿根手杖，手里又挥着大折扇，满脸的汗，照相怕不会好。

到家见过母亲和两位弟媳妇，把带回来的礼物送了。母亲笑说：“是要出洋的，学得这样周到，女人的东西都会买了。”

父亲道：“鹏图昨天电话里说起一位苏小姐，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方鸿渐恼道：“不过是同坐一条船，全没有什么。鹏图总——喜欢多嘴。”

他本要骂鹏图好搬是非，但当着鹏图太太的面，所以没讲出来。

父亲道：“你的婚事也该上劲了，两个史弟都早娶了媳妇，孩子都有了。做媒的有好几起，可是，你现在不用我们这种老厌物来替你做主了。苏鸿业呢，人倒是有点名望，从前好像做过几任实缺官——”鸿渐想，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父亲呢？她孤独的一个人可以藏匿在心里温存，拖泥带水地牵上了父亲，叔父，兄弟这类，这女孩子就不伶俐洒脱，心里不便窝藏她了，她的可爱里也就掺和渣滓了。**许多人谈婚姻，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，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，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。**

母亲道：“我不赞成！官小姐是娶不得的，要你服侍她，她不会服侍你。并且娶媳妇要同乡人才好，外县人脾气总有点不合适，你娶了不受用。这位苏小姐是留学生，年龄怕不小了。”她那两位中学没毕业，而且本县生长的媳妇都有赞和的表情。

父亲道：“人家不但留学，而且是博士呢。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。”——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，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。

母亲不服气道：“咱们鸿渐也是个博士，不输给她，为什么配不过她？”

父亲捻着胡子笑道：“鸿渐，这道理你娘不会懂了——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。男人非比她高一层，不能和她平等匹配。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，留学生娶大学女生。女人留洋得了博士，只有洋人才敢娶他，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。鸿渐，我这话没说错罢？这跟‘**嫁女必须胜吾家，娶妇必须不若吾家**’一个道理。”

母亲道：“做媒的几起里，许家的二女儿最好，回头我给你看照相。”

方鸿渐想这事严重了。**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，落伍的时髦，乡气的都市化，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，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，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。**现在不必抗议，过几天向上海溜之大吉。方老先生又说，接风的人很多，天气太热，叫鸿渐小心别贪嘴，亲近的尊长家里都得去拜访一下，自己的包车让给他坐，等天气稍凉，亲带他到祖父坟上行礼。方老太太说，明天叫裁缝来做他的纺绸大褂和里衣裤，凤仪有两件大褂，暂时借一件穿了出门拜客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有方老太太亲手做的煎鳝鱼丝，酱鸡翅，西瓜煨鸡，酒煮虾，都是大儿子爱吃的乡味。方老太太挑好的送到他饭碗上，说：“我想你在国外四年真可怜，什么都没得吃！”大家都笑说她又来了，在国外不吃东西，岂不饿死了。她道：“我就不懂洋鬼子怎么活的！什么面包，牛奶，送给我吃我都不要吃。”鸿渐忽然觉得，在这种家庭空气里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，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。父亲母亲的计划和希望，丝毫没为意外事故留个余地。看他们这样稳定地支配着未来，自己也壮胆起来，想上海的局势也许会和缓，故事不会发生，真发生了也可以置之不理。

明天方鸿渐才起床，那两位记者早上门了。鸿渐看到他们呢带来的报上，又方博士回乡的新闻，嵌着昨天照的全身像，可怕得自行惭秽。蓝眼镜拉自己右臂得那只手也清清楚楚地照进去了，加上自己侧脸惊愕地神情，宛如小偷给人捉住地摄影。**那蓝眼镜是个博闻多识之士，说久闻克莱登大学士全世界最有名地学府，地位仿佛清华大学。**那背照相机地记者问鸿渐对世界大势有什么观察，中日战争会不会爆发。方鸿渐好容易打发他们走了，还为蓝眼镜的报纸写“**为民喉舌**”，照相机的报纸写“**直笔谠（dang）论**”两句赠言。正想出门拜客，父亲老朋友本县省立中学吕校长来了，约方氏父子三人明晨茶馆吃早点，吃毕请鸿渐向暑期学校学生演讲“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”。鸿渐最怕演讲，要托词谢绝，谁知道父亲代他一口答应下来。他只好私下咽冷气，想这样热天，

穿了袍儿套儿，讲废话，出臭汗，不是活受罪是什么？教育家的心理真与人不同！方老先生希望人家赞儿子“家学渊博”，向箱里翻了几部线装书出来，什么《问字堂集》，《癸巳类稿》，《七经楼集》，《谈瀛录》之类，吩咐鸿渐细看，搜集演讲材料。鸿渐一下午看得津津有味，识见大长，明白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，洋人品性圆滑，所以主张地是圆的；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，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；西洋出口的鸦片有毒，非禁不可，中国地土性质和平，出产的鸦片，吸食也不会上瘾；梅毒即是天花，来自西洋等等。只可惜这些事实虽然有趣，演讲时用不着它们，该另抱佛脚。所以当天从大伯父家出晚饭回来，他醉眼迷离，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，凑满一千多字的讲稿，插穿了两个笑话。这种预备并不费心思，身心倒赔了些，因为蚊子多。

明早在茶馆吃过第四道照例点心的汤面，吕校长付账，催鸿渐起身，匆匆从跑堂手里接过长衫穿上走了，凤仪陪着方老先生喝茶。学校礼堂里早坐满学生，男男女女有二百多人，方鸿渐由吕校长陪了上讲台，只觉得许多眼睛注视得浑身又麻又痒，脚走路都不方便。到上台坐定，眼前得湿雾消散，才见第一排坐得都像本校教师，紧靠讲台的记录席上是一个女学生，新烫头发的浪纹板得像漆出来得。全礼堂的人都在交头接耳，好奇地赏着自己。他默默吩咐两颊道：“不要烧盘，脸红不得！”懊恼进门时不该脱太阳眼镜，眼前两片黑玻璃，心理上也好隐蔽在浓荫里面，不怕羞些。吕校长已在致辞介绍，鸿渐忙伸手到大褂口袋里去摸演讲稿子，只摸个空，慌得一身冷汗。想糟了！糟了！怎会把要紧东西遗失？

家里出来时，明明搁在大褂袋里的。除掉开头几句话，其余全吓忘了。**拼命追忆，只像用筛子去盛水。一着急，注意力集中不起来，思想的线索要打成结又松散了。隐约还有些事实的影子，但好比在热闹地方等人，瞥见人堆里像是他，走上去找，又不见了。**心里正在捉着迷藏，吕校长鞠躬请他演讲，下面一阵鼓掌。他刚站起来，瞧凤仪**气急败坏**赶进礼堂，看见演讲已开始，便绝望地找个空位坐下。鸿渐恍然大悟，出茶馆时，不小心穿错了凤仪地一副，这两件大褂原全是凤仪地，颜色材料都一样。事到如此，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。

掌声住了，方鸿渐强作笑容说：“吕校长，诸位先生，诸位同学：诸位地掌声虽然出于好意，其实事最不合理地。因为掌声表示演讲听得满意，现在鄙人还没开口，诸位已经满意得鼓掌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？诸位应该先听演讲，然后随意鼓几下掌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。现在鼓掌在先，**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，反觉得一种收到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。”**听众大小，那记录的女孩也含着笑，走笔如飞。方鸿渐踌躇，下面讲些什么呢？线装书上的议论和事实还记得一二，晚饭后翻看的历史教科书，影踪都没有了。该死的教科书，当学生的时候，真亏自己会读熟了应的！有了，有了！总比没话可说好些：“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，各位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都找得到，不用我来重述。各位都知道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，是在明朝中叶。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。不过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，他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合时过。海通几百年来，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。一件是鸦片，一件是梅毒，都是明朝所收的西洋文明。”听众大多数笑，少数笑，少数都张了嘴惊骇；有几个教师皱着眉头，那记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，仿佛听了鸿渐最后一句，**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**；吕校长在鸿渐背后含有警告意义的咳嗽。**方鸿渐那时候宛如隆冬早晨起床的人，好容易用最大努力跳出被窝，只有熬着冷穿衣下床，断无缩回去道理。**“鸦片本来又叫洋烟——”鸿渐看见教师里一个像教国文的老头子一面扇扇子，一面摇头，忙说，“这个‘洋’当然指‘三保太监下西洋’的‘西洋’而说，因为据《大明会典》，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。可是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《十年归》Odyssey里——”那老头子的秃顶给这个外国字镇住不敢摇动——“据说就有这东西。至于梅毒——”吕校长连咳嗽——“更无疑是舶来口洋货。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，第一是杨梅疮。诸位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，那很容易，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《戆第德》，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。明朝正德以后，这病由洋人带来。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，可是也不能一概抹煞。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，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，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。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，疯狂和残疾，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。例如——”吕校长这时候的嗓子都咳破了，到鸿渐讲完，台下拍手道还有劲，吕校长板脸哑声致谢词道：“今天承方博士讲给我们听许多新奇的议论，我们感觉深厚的兴趣。方博士是我世侄，我自小看他长大，知道他爱说笑话，今天天气很热，所以他有意讲些幽默的话。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他的正经严肃的宏论。但我愿意告诉方博士：我们学校图书馆充满新生活的精神，绝对没有法国小说——”说时手打着空气，鸿渐羞得不敢看台下。

不到明天，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狎妓。这话传到方老先生耳朵，他知道这话是自己教儿子翻线装书的果，大不以为然，只好不发作。紧跟着八月十三日淞沪战事的消息，方鸿渐闹的笑话没人再提起。但那些有女儿要嫁他的人，忘不了他的演讲：**猜想他再外国花天酒地，若为女儿嫁他的事，到西湖月下老人祠去求签，难保不是第四签：“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”**这种青年做不得女婿。便陆续借口时局不靖，婚事缓议，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，庚帖要了回去。方老太太非常懊丧，念念不忘许家二小姐，鸿渐到若无其事。战事已起，方老先生是大乡绅，忙着办地方公安事务。县里的居民记得“一二八”那一次没受敌机轰炸，这次想也无事，还不甚惊恐。**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，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，对家乡还想荷叶上泄过的水，留不下一点痕迹。**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，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，说四年前所说的话。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死掉；只有自己的乳母，从前常说等自己婚后养了儿子来抱小孩子的，现在病得不能起床。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，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，一声叹息。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，炸坍了火车站，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，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。**以后飞机接连光顾，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的风度。**周经理拍电报，叫鸿渐快到上海，否则交通断绝，要困守在家里。方老先生也觉得在这种时局里，儿子该快出去找机会，所以让鸿渐走了。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，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，历史该如洛高所说，**把刺刀磨尖当笔，蘸鲜血当墨水，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。**方鸿渐失神落魄，一天看十几种报纸，听十几次无线电报告，**疲乏垂絶的希望披沙拣金似的要在消息罅缝里找个苏息处**。他和鹏图猜想家已毁了，家里人不知下落。

阴历年底才打听出他们踪迹，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出来，为他们租定租借里的房子。一家人逢面唏嘘对泣。方老先生和凤仪嚷着买鞋袜；他们坐小船来时，路上碰见两个溃兵，抢去方老先生的钱袋，临走还逼方氏父子反脚上羊毛袜和绒棉鞋脱下俩，跟他们的臭布袜子，破帆布鞋交换。方氏全家走个空身，只有方老太太棉袄里缝着两三千块的钞票，没给那两个兵摸到。旅沪同乡的商人素仰方老先生之名，送钱的不少，所以门户又可重新撑持。方鸿渐看家里人多房子小，仍住在周家，隔一两天到父母外请安。每回家，总听他们讲逃难时可怕可笑的经历；他们叙述描写的艺术似乎一次进步一次，鸿渐的注意和同情却听一次减退一些。**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，有家难归，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，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，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。**鸿渐在点金银行里气闷得很，上海又没有多大机会，想有便到内地去。

阴历新年来了。上海的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，现在国家并没有亡，不必做未亡人，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。一天，周太太跟鸿渐说，有人替他做媒，就是有一次鸿渐跟周经理出去应酬，同席一位姓张的女儿。据周太太说，张家把他八字要去了，请算命人拍过，跟他们小姐的命“天作之合，大吉大利”。鸿渐笑说：“在上海这种开通地方，还请算命人支配婚姻么？”周太太说，命是不可不信的，张先生请他去吃便晚饭，无妨认识那位小姐。鸿渐有点儿战前读书人的标劲，记得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会里做买办，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从出洋到现在，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？反正去一次无妨，结婚与否，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，旁人勉强不来，答应去吃晚饭。这位张先生是浙江沿海人，名叫吉民，但他喜欢人唤他Jimmy。他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了二十多年的事，从“写字”（小书记）升到买办，手里着实有钱。只生一个女儿，不惜工本地栽培，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，洋习气，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帛造的洋时髦，洋姿态，无不应有尽有。着女儿刚十八岁，中学尚未毕业，可是张先生夫妇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，以为女孩子到二十岁就老了，**过二十没嫁掉，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。**张太太择婿很严，说亲的虽多，都没成功。有一个富商的儿子，也是留学生，张太太颇为赏识，婚姻大有希望，但一顿饭后这事再也不提。吃饭时大家谈到那几天因战事关系，租借封锁，蔬菜来源困难张太太便对那富商儿子说：“府上人多，每天伙食账不会小罢？”那人说自己不清楚，想来是多少钱一天。张太太说：“那么府上的厨子一定又老实，又能干！像我们人数不到府上一半，每天厨房开销也要那个数目呢！”那人听得得意，张太太等他饭毕走了，便说：“这种人家排场太小了！只吃那么多钱一天的菜！我女儿舒服惯的，过去吃不来苦！”婚事从此作罢。夫妇俩磋商几次，觉得宝贝女儿嫁到人家去，总不放心，不如招一个女婿到自己家里来。那天张先生跟鸿渐同席，回家说起，认为颇有资格：“家世头衔都不错，并且现在没真做起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，将来招赘入门，易如反掌。更妙是方家经这番战事，摆不起乡绅人家臭架子，这女婿可以服服帖帖地养在张府上。结果张太太要鸿渐来家相他一下。”

方鸿渐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，下午银行办公完毕就去。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獭绒西装外套，新年廉价，只卖四百元。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，留学时不敢买。譬如在伦敦，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，假使不像放印子钱地犹太人或打拳地黑人，人家就疑心时马戏班地演员，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；只有在维也纳，穿皮外套时常事，并且有现成地皮例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。他回国后，看穿的人很多，现在更给那店里的陈设撩得心动。可是盘算一下，只好叹口气。银行里薪水一百块钱已算不薄，零用尽够，丈人家供吃供喝，一个钱不必贴，怎好向周经理要钱买奢侈品？回国所余六十多镑，这次孝敬父亲四十镑添买些家具，剩下不过所合四百余元。东凑西挪，一股脑儿花在这件外套上面，不大合算。国难时期，万事节约，何况天气不久回暖，就省了罢。到了张家，张先生热闹地欢迎道：“Hello，Doctor方，好久不见！”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，说话有个特征——也许在洋行，青年会，扶轮社等圈子里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——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地英文字。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，需要借英文来讲；**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，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，因为金牙不仅妆点，尚可使用，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，表示饭菜吃得好，此外全无用处。**他仿美国人读音，惟妙惟肖，也许鼻音学得太过火了，不像美国人，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，他说“very well”二字，声音活像小洋狗在咕噜——“vurry wul”。

可惜罗马人无此耳福，否则决不单说R是鼻音的狗字母。当时张先生跟鸿渐拉手，问他是不是天天“go downtown”。鸿渐寒暄已毕，瞧玻璃橱里都是碗，瓶，碟子，便说：“张先生喜欢收藏瓷器？”

“Sure!have a look see!”张先生打开橱门，请鸿渐赏鉴。鸿渐拿了几件，看都是“成化”，“宣德”，“康熙”，也不识真假，只好说：“这东西很值钱罢？”

“Sure!值不少钱呢，Plenty of dough.并且这东西不比书画。买书画假的，一文不值，只等于waste paper.瓷器假的，至少还可以盛饭。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，就用那个康熙窑‘油底蓝五彩’大盘做salad dish,他们都觉得古香古色，菜的味道也有点old-time.”

方鸿渐道：“张先生眼光一定好，不会买假东西。”

张先生大小道：“我不懂什么年代花纹，事情忙，也没工夫翻书研究。可是我有hunch；看见一件东西，忽然what d you call 灵机一动，买来准OK。他们古董掮（qian）客都佩服我，我常对他们说：‘不用拿假货来fool 我。O yeah，我姓张的不是sucker，休想骗我！’”关上橱门，又说：“咦，headache——”便捺电铃叫人用。

鸿渐不懂，忙问道：“张先生不舒服，是不是？”

张先生惊奇地望着鸿渐道：“谁不舒服？你？我？我很好呀！”

鸿渐道：“张先生不是说‘头痛’么？”

张先生呵呵大笑，一面吩咐进来的女佣说：“快去跟太太小姐说，客人来了，请他们出来。Mke it snappy！”说时右手大拇指从中指弹在食指上“啪”的一响。他回过来对鸿渐笑道：“headache是美国话指‘太太’而说，不是‘头痛’！你没到states去过罢！”

方鸿渐正自惭寡陋，张太太张小姐出来了，张先生为鸿渐介绍。张太太是位四十多岁的胖女人，外国名字是小巧玲珑的Tessie张小姐是十八岁的高大女孩子，着色鲜明，穿衣紧俏，**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。**鸿渐没听清她名字，声音好像“我你他”，想来不是Anita，就是Juanita，她父母只缩短叫她Nita。**张太太上海话比张府讲的好，可是时时流露本乡土音，仿佛罩褂太小，遮不了里面的袍子。**张太太信佛，自说天天念十遍“白衣观世音咒”，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；又说这观音咒灵验得很，上海打仗最紧急时，张先生到外滩行里区办公，自己在家里念，果然张先生从没遭到流弹。鸿渐暗想享受了最新得西洋徉学设备，而竟抱这种信念，**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念佛，可见“西学为用，中学为体”并非难事。**他和张小姐没有多少可谈，只好问她爱看什么电影。跟着两个客人来了，都是张先生的结义弟兄。一个叫陈士屏，是欧美烟草公司的高级职员，大家唤他Z.B，仿佛德文里“有例为证”的缩写。一个叫丁讷生，外国名字倒不是诗人Tennyson而是海军大将Nelson，也在什么英国轮船公司做事。张太太说，人数凑得起一桌麻将，何妨打八圈牌再吃晚饭。方鸿渐赌术极幼稚，身边带钱又不多，不愿参加，宁可陪张小姐闲谈。经不起张太太再三怂恿，只好入局。没料到四圈过够，自己独赢一百余元，心中一动，想假如这手运继续不变，那獭绒大衣揭有指望了。这时候，他全忘了在船上跟孙先生讲的法国迷信，之只要赢钱。八圈打毕，方鸿渐赢了近三百块钱。同局的三位，张太太，“有例为证”和“海军大将”一个子儿不付，一字不提，都站起来准备吃饭。鸿渐唤醒一句道：“我今天运气太好了，从来没赢过这许多钱。”

张太太如梦初醒道：“咱们真糊涂了！还没跟方向生清账呢。陈先生，丁先生，让我一个人来付他，咱们回头再算得了。”便打开钱袋把钞票一五一十点交给鸿渐。吃得是西菜。“海军大将”信基督教，坐下以前，还向天花板眨白眼，感谢上帝赐饭。方鸿渐因为赢了钱，有说有笑。饭后散坐抽烟喝咖啡，他瞧风沙发旁一个小书架，猜来都是张小姐的读物。一大堆《西风》，原文《读者文摘》之外，有原文小子白文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《新旧约全书》，《家庭布置学》，翻版的《居里夫人传》，《照相自修法》，《我国与我民》等不朽大著以及电影小 说十几种，里面不用说有《乱世佳人》。一本小蓝书，背上金字标题道： 《怎样去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》 （HowtogainaHusbandandkeephim）。鸿渐忍不住抽出一翻，只见一节道： “对 男人该温柔甜蜜，才能在他心的深处留下好印象。女孩子们，别忘了脸上常带光明的笑容。 ” 看到这里，这笑容从书上移到鸿渐脸上了。再看书面作者是个女人，不知出嫁没有，该写明 “某某夫人”，这书便见得切身阅历之谈，想着笑容更廓大了。抬头忽见张小姐注意自己， 忙把书放好，收敛笑容。“有例为证”要张小姐弹钢琴，大家同声附和。张小姐弹完，鸿渐 要补救这令她误解的笑容，抢先第一个称“好”，求她再弹一曲。他又坐一会，才告辞出门。 洋车到半路，他想起那书名，不禁失笑。丈夫是女人的职业，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，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。哼！我偏不愿意女人读了那本书当我是饭碗，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，骂我饭桶。“我你他”小姐，咱们可没有“举碗齐眉”的缘分，希望另有好运气的人来爱上您。想到这里，鸿渐顿足大笑，把天空当作张小姐，向她挥手作别。洋车夫疑心他醉了，回头叫他别动，车不好拉。

客人全散了，张太太道：“这姓方的不合适，气量太小，把钱看得太重，给我一试就露出本相。他那时候好像怕我们赖账不还的，可笑不可笑？”

张先生道：“德国货总比不上美国货呀。什么博士！还算在英国留过学，我说的英文，他好多听不懂。欧战以后，德国落伍了。汽车，飞机，打字机，照相机，哪一件不是美国花样顶新！我不爱欧洲留学生。”

张太太道：“Nita，看这姓方的怎么样？”

张小姐不能饶苏方鸿渐看书时的微笑，干脆说：“这人讨厌！你看他吃相多坏！全不像在外国住过的。他喝汤的时候，把面包去蘸！他吃铁排鸡，不用刀叉，把手拈了鸡腿起来咬！我全看在眼睛里。吓！这算什么礼貌？我们学校里教社交礼仪的Miss Prym瞧见了准会骂他猪猡相piggy wiggy!”

当时张家这婚事一场没结果，周太太颇为扫兴。可是方鸿渐小时是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《西游记》那些不合教育原理的儿童读物的；他生的太早，还没福气捧读《白雪公主》，《木偶奇遇记》这一类好书。他记得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名言:”妻子如衣服，”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；他现在新添了皮外套，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心上呢。